

29岁的健壮小伙子，第一次穿上纸尿裤，怯怯羞羞，脸色通红，好似番茄。但这是他每天必须的穿着、规定的标配，因为他是武汉抗疫最前线危重病房的一名护士！

第一次“升官”

2020年春节之前，他是一个幸福的小男人！张明轩，1991年6月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一个贫寒农家，2012年毕业于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，当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，先后在心脏外科、院前急救中心、重症医学科担任护士。青春小伙子哪个不浪漫。他喜欢看电影、听音乐、玩游戏、搞摄影等等。小家庭也温馨安宁。妻子漂亮贤惠，且与他是同行。他们喜欢旅游，除了北方城市之外，已经去过南方的广州、厦门、昆明等地。下一站，他们打算乘高铁去武汉。那里是中国版图最中心，有长江东湖黄鹤楼。生活的变奏，始于2019年9月。妻子生下儿子，不足月，剖腹产。从此，节奏变得沉重起来。紧张、忙碌是主旋律。孩子晚上哭闹，时时小恙。于是，他下班之后，匆匆回家，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特别是给儿子换纸尿裤，三下五除二，把小屁股包裹得严严实实、舒舒服服。虽然人困马乏，却也乐此不疲。渐渐地，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两个人：一个女人，一个小人。父母在农村，家里种着几亩庄稼，养着几十棵果树。他们常常有些惭愧呢，因为不能像别的老人那样，照看孙儿。他安慰说，我长大了，我“升官”了，我也是家长了，哈哈。父母笑了。

闪击武汉

迫近年关，冠寇来犯。举世震惊，凝眸武汉！眼看疫火汹汹，患者与日俱增。出于职业本能，张明轩暗想，前线肯定需要大批医务人员。果然，大年初一值班时，传来消息，省里正在组建援鄂医疗队，紧急驰援。本院将派遣一支五人小分队，队长由感染科副主任张征担任，现急需重症护理护士，自愿报名。他心中怦然震颤。自己年近三十，古人说，三十而立。立是什么？立就是独立，就是担当，就是不能再让父母担心，就是要让领导同事放心，就是要对社会奉献爱心。想到这里，他突然深深自责起来，同时也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冲动：我要上前线！抗日战争时期，白求恩就在自己家乡一带的战区医院工作，去世后也埋葬在那里。儿时，自己崇敬白求恩。学医之后，更是景仰有加。也曾有过冲动，却总是凉凉热热。现在，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？忽而，心底又松软了。妻子即将休完产假返岗，如果自己离家远行，前途未卜，想想可爱的儿子，实在于心不忍。

旋即，他又骂自己懦弱、软蛋、胆小鬼。于是，连夜写下了“请战书”。早晨下班回家，妻子得知此事，沉默不语，一任泪花晶莹。张征劝他再慎重考虑一下。毕竟，孩子只有几个月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呢。可是，国难当头，火烧眉毛，还考虑什么呢？况且，妻子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，并已邀请丈母娘紧急驰援。

他，再一次正严地表达了决心。张征惊喜过望，回复微信，字数只有一个，可感叹号却多达6枚，像6个大拇指，像6颗小炮弹！战时状态，一切从简。干脆利索，火速闪电。当天下午分组集结，日落之后全体汇合，晚上8点誓师出征，凌晨4时抵达武汉。旋即，张明轩被分配至武汉市第七医院重症病房。

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武汉，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以这种形式！

赶鸭子上架

正式上岗之前，是简短而严格的培训。重症病室护理实施6小时工作制，即每天轮岗6个小时，但实际时间远远超出。病毒传播多以气溶胶为载体，悬浮空中，无声无息、无影无踪、无孔不入。因此，上岗前后的防护异常关键，项目繁多。比如，他们最重要的“铠甲”——全套防护装备，包括两层医用口罩、医用防护帽、护目镜、两层橡胶手套、连体防护服、高腰鞋套等等。仅仅穿戴，就需要10分钟。但这些仅仅是毛毛雨、小碟菜。俗语说，登山容易下山难。在这里，完全可以加倍翻番再乘二地说，穿衣容易脱衣难！由于沉浸重症病房6个小时，浑身沾满亿万病毒。出来之后，必须进行最严格的消毒。顺便说一下医护人员的防护等级：一级防护，需穿工作服、隔离衣，戴工作帽和医用防护口罩；二级防护，增加医用外科口罩、护目镜、鞋套和手套，也就是医生进行重症手术时的装束；而三级防护呢，则需要再加穿一次性防护服、戴防护型口罩、双层橡胶手套等等。这是目前国际上传染病防治领域内的最高等级了。

但是，此次大疫极其特殊，病毒凶残又狡猾。所谓古今战争之道，最基本的准备便是知己知彼，即大致了解敌军的方位、装备、兵力等等。可本次抗疫之始，人类对敌方病毒的了解微乎其微，特别是其变异方向和传染途径，更是知之甚少。可以说，我们面对的是无形的魑魅魍魉。所以，只能在原来三级防护的基础上，再次大大地提档升级。且让我们耐心地看一看脱下防护装备时冗长、烦琐的程序吧。简而言之，需通过4个密闭专区，前后27个步骤，仅手部消毒就多达12次。特别是最后的全身洗消，必须依次进入3个沐浴间……

整个卸妆洗消过程，至少需要50分钟。这是烦琐吗？这是浪费吗？这是形式主义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！这是人类现代医学科技最简化、最有效、最精准、最省时的消毒程序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。正是因为进入重症病房如此艰难，正是因为防护服只能一次性使用且价值不菲，所以医护人员一旦进入病房，必须完工，才能撤离。现在，问题出来了：在病房期间的排泄问题，如何解决呢？



张明轩医生在工作中

祖宗有谚，“管天管地，管不住拉屎放屁”。这可是一个永恒的世界难题啊。于是，纸尿裤隆重出场了！

纸尿裤，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航天领域，目的是解决航天员尿急问题，后来引入现实生活。但，这是婴儿专利、女性密友啊。虽然过去某些危重病人大小便失禁，偶尔使用，但今天，把纸尿裤与自己联系起来，还是让人炸裂三观。本人，29岁，身体健壮，一个生猛的大男人啊。张征劝他，若不穿纸尿裤，至少要连续禁水绝食18个小时，对脾胃有损。即使不吃不喝，如果闹肚子呢？孩子，还是穿上吧，有备无患，免得尴尬啊。他仍是犹犹豫豫，给妻子发微信，征求意见。妻子也是一位重症护理护士，虽然也没有类似经验，但经过综合考虑后，还是做出慎重决定。妻子回复内容的字数，只有一个，而感叹号也多达6枚，像6颗小辣椒，像6根大钢钉。就这样，他红着脸，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纸尿裤。赶鸭子上架！

深夜提灯人

张明轩穿上了纸尿裤，下一个程序就是进入重症病房。这里的患者大都下过病危通知书，徘徊在鬼门关外，危立于悬崖边缘。战役伊始，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死亡率，国家从各地医院征招优秀重症护理护士，对危重病人不惜代价，重点保护。每个护士，只负责两名病人。过去，我们许多人可能对护理专业理解不够。总感觉治疗是主角，护理是配角，甚至是随从。其实，对于危重病人来说，虽然治疗是关键，但护理同样重要。平时谈到健康观念，我们总是说“三分治，七分养”，但在重症护理领域，完全可以说“三分治，七分护”。一个危重病人，如果护理得当，全程用心、无微不至，就可能起死回生。倘若粗枝大叶、三心二意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医学护理到底多么重要，现试举一例。

1854年初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，英国参战官兵伤病的死亡率一度高达42%。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经过分析发现，主要原因是因伤口感染导致伤情加重。同年10月，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。经过认真的战地护理，伤病员死亡率竟然降至2.2%。由于她每个夜晚都手持风灯巡视，伤病员们亲切地称她为“提灯女神”。南丁格尔，由此成为人类护士的形象代表！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，现代护理更科学、更专业、更精准，能够极大地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。危重护理，极像拔河，实在是与死神抢病人。他们，无疑是人类健康的深夜提灯人，长寿的神圣保护神！

在这里，还有一个话题，那就是护士的性别问题。我们印象中的护士形象，大多是头戴燕尾帽、身着白大褂的女性。的确，中国护士群体90%以上是女性，她们温柔、善良、细心、天生具有一种圣洁的母爱。但在这个女性为主的世界里，男人也顶半边天啊。况且，这个领域的某些工作，更适合男性担当。就像妇产科医生，过去只能是女性，但随着现代医学发展，妇产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男医生。护理领域更是如此。事实上，很多环节，男性比女性更具优势。他们体力更好、耐力更久，尤其在辅助治疗时，手法更精妙、判断更精准。所以，在近些年来的护理领域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男护士，更加坚实和丰满了这个神圣世界。比如我们本文的主人公。张明轩为什么要当护士呢？也许是因为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，也许因为家庭贫困无可选择，也许没有因为只有因缘。但无论怎样，当他选择这个专业之后，当他面对南丁格尔宣誓之后，他的思想变得愈发单纯、坚定了，从而也更加圣洁了。他已经认定，这就是他的人生，这就是他的生命，这就是他的未来。现在，未来已来！

来之必战，战之必胜！他就这样志忑志忑却又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中国武汉最前线，最火热的危重症病房！

战场与情场

是的，现在的武汉市第七医院重症病房，就是他的战场、他的情场、他的生命、他的生活。张明轩负责20号和31号两个床位。危重病房，仿佛一个流转台。全市十数家医院轻症病房的患者，如果病情恶化，便进入危重病房。经过精心诊治和悉心护理，若是好转且稳定，



感谢纸尿裤

□李春雷

便转回轻症病房，走向康复。假如继续恶化、回天无力，则善待遗体、转入太平。可想而知，凡进入此间的危重患者，大多昏迷不醒，凶多吉少。面对这些患者，他需要拿出全部的热心、耐心和精心，去覆盖他们，去融化他们，去感染他们，去拯救他们，去引领他们睁开眼、张开口，去吃饭，去微笑，去伸腿，去说话，哪怕去生气，去骂人，去打人……然而，重症护理，异常繁重。危重患者，长时间同一姿势卧床，极易引发血流不畅和压疮，因此必须定时为其翻身。

由于患者身上装有氧气管、吸痰管、鼻饲管、输液管、尿管、生命体征监测仪线路等等管线，为其翻身前后必须妥善整理，仔细检查，确保正常。接着要为患者拍背，以防引发坠积性肺炎而导致病情恶化，同时还要进行吸痰……所以，为患者翻身，必须多人通力协作。张明轩与同事为病房里的15名患者翻一次身，需要一个多小时。而每隔两个小时，就要重复一遍。间隔期间，不仅要测量体温、脉搏、呼吸、血压，还要及时清理排便、擦洗身体等等。

病房里来了一位年轻叔叔，姓杨，是一位火车司机。虽然不能言语，却是本病房唯一有意识的患者。张明轩每每见他嘴唇蠕动，却又难言，唯两眼泪光，闪闪闪烁，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。张明轩总是边护理边鼓励，还不时地向他报告日渐向好的各项指标。还有一位伯伯，重度昏迷，但是，张明轩还是不停地宽慰，仿佛他能够听到一样。而且，他还会轻轻地握住伯伯的手，捏一捏。那一天，伯伯的手终于有了动感，若有似无地勾了一下他的手指。张明轩坚信，这就是伯伯给他的回应。一位阿姨，初来病房的时候，没有知觉。但张明轩每天坚持与她“话疗”。几天以后，阿姨眼角淌下了泪滴，甚至还眨动了一下眼皮……

父子“反目”

每次进入病房不久，护目镜镜片都会悄然起雾，像冬天气里结雾的车窗，两眼朦胧。为患者输液或采血穿刺，眼睛看不清，用手触摸又没有感觉，而患者重度昏迷，也不可能配合。张明轩摸摸索索，试试探探。正要进针，不放心，再次用手探摸，进针位置竟然是自己的左手。天啊，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万般无奈之际，他发现护目镜镜片上的水珠，正亮晶晶地映射着灯光。水珠不是会产生凸透镜的效果吗，把目光集中到一个较大的水珠上，说不定还能把聚焦点放大，看得更清楚呢。他立即俯身。然而，水珠太小了，光线散射，眼前只是麻麻乱乱的一团。身体前倾，护目镜几乎贴在了患者的手腕上。奇迹出现了，一个芝麻大小的暗青色斑点，映现在了水珠上。他屏气凝神，小心试探，慢慢进针……更困难、更危险的是为患者吸痰及标本采样。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，肺部插管后痰液和其他分泌物增多，会引发呛咳，产生大量的飞沫和气溶胶，从而导致病毒扩散。必须定时为患者吸痰，吸痰后要对着痰液进行采样，留置标本。呼吸机与吸痰器是通过软管相连的密闭系统，所以痰液采样时，必须将吸痰管断开，不仅操作程序烦琐，而且还会致使气溶胶溢出，病毒扩散风险大大增加。能不能使吸痰器与痰液标本留置装置直接密闭链接呢？这，无疑是一个科学难题啊。更危险且尴尬的，是为患者处理大便。虽然张明轩已入职8年，早有经历，但那都是常规环境，而且有家属协助。而现在，虽然戴

着双层口罩，仍然恶臭熏人，胃中翻江倒海。而这，还远在其次，最可怕的是病毒会通过粪便传播。眼前看得见的是黑黑黄黄，看不见的却是亿万张牙舞爪的病毒和恶魔。……一天晚上，妻子打来电话，探问工作情况。他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。他要和儿子视频，小家伙却扭过脸去，一副不陌生陌生人说话的模样。

尴尬的火龙果

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想曹操，曹操也会到。由于心理和身体压力巨大，特别是生活节奏变化剧烈，生物钟还是出现了紊乱。开始，他严格遵守规定，提前禁水禁食。果然，一连几天，没有尿意。纸尿裤没有派上用场，白白受了委屈。但几天过后，内分泌波段出现起伏，时时有尿意。张征劝他，既然穿着纸尿裤，那就用一用嘛，不要憋尿。婴幼儿不自觉，可以随时解决。可是，成年人需要条件反射。站在人前，怎么能尿出来呢？那一次，实在受不住，却又尿不出，怎么办呢？他走到墙角，闭眼，经过两分钟酝酿，终于大河奔流。

这是他记忆中第一次“尿裤子”。还好，纸尿裤又名尿不湿，里面是高吸水性树脂。撒尿后，裆部仍然干爽，没有想象中的难受。于是，再有尿意，就放开了。但是，这宝贝毕竟主要针对婴幼儿，哪堪成人之重。如果尿液多了，便会有所反应，肿胀的、沉沉的，仿佛裆部挂有一砣重物。这个时候，千万不能挤压啊，只能小心翼翼、蹑手蹑脚，就像一个习惯性流产的孕妇，时时呵护着自己的小腹……

小问题解决了，大问题接踵而来。有一天凌晨，他感觉不适，腹内电闪雷鸣。不好，要出大事！此时，距离下班还有3个小时。怎么办？他只好给自己下命令，命令只有一个字，憋！此种感觉，实在煎熬。秒针铿锵作响，时针按兵不动，而内部洪灾汹涌，惊涛裂岸。正在这时，病房送来一个病人。他赶紧帮忙，一起干活。忙碌的时候，竟然忘我。6点时，病人安顿了，肚子又开始了。他骂自己没出息，不争气，又给自己下达二级防护命令，命令也随之升级为两个字：憋！憋！这时候，病人该翻身了。他全力投入，感觉浑身的汗水像小溪一样往下流，靴子里已有积水。此时，距离下班还有20分钟，可肚子实在顶不住了。他再一次严厉警告自己，并下达了三级防护命令，命令也加强为三个字：憋！憋！憋！7点钟终于到了。

他把两名病人护理的下一环节工作全部料理好，就直接站在病房门口。替班同事的身影终于出现了。他打开大门，快步走出去。但下一步环节，却是一项不能少，一步不能快。该死！他心急如焚，却又举投如禅，一件件地脱下，一次次地消毒。程序太多了，太多了……他终于没有忍住，他实在忍不住了。老天管不住的事，老子何德何能。武汉，对不起！一阵泥石流，冲击纸尿裤。成人的粪便，功率十足，臭气熏天。多么尴尬啊，多么尴尬啊。他的脸，红通通，通通红，像番茄？不，像火龙果！蹲在地上，马上处理，把满负荷的纸尿裤和下身内衣，全部投入垃圾箱。而后，飞一样跑进沐浴间……

零死亡

虽然敌人陌生，虽然曾经慌乱，而枪口却是越来越精准了。全中国的医学科学家，集中智慧，在摸索、寻找治疗方法。施用抗病毒药物、增强免疫力、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紊乱、血浆疗法等等，效果越来越明显。……重症病人的眨眼、点头、握手等等，都是进步，都是鲜花，都是月亮，都是太阳，都是喜讯。更别说他们度过危险后，一个个转入轻症病房去了。等待他们的，是春天，是家人。这样的喜讯，每天都有。火车司机叔叔转入轻症病房那天上午，张明轩正好轮休，但他还是穿戴整齐，来到病房门口。叔叔看到他，满脸惊喜：“小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送您，祝贺！”“我该好好谢谢你呀！”这个40多岁的大男人眼泪横流。天底下，还有比这更幸福的眼泪吗？他的两大困惑也终于突破了。他曾用手机上网，搜索护目镜防雾办法。网上提示，可在镜片内侧涂抹电解质。第二天实验，效果差强人意。后来他又试用沐浴液、洗发水、洗手液，也不理想。这时，忽然想到剃须泡沫，如法炮制，效果明显。可是，三两个小时之后，热汗蒸腾，仍然失效。年轻人总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呢。有一次，

他把脑袋伸到紫外线消毒机的风口下，模拟冬季汽车玻璃除雾法。石破天惊，竟然成功！从此以后，病房里经常会看到这样怪异的场面：医护人员伸着脑袋，在消毒机前“消毒”。您休要笑话，这不是在消毒，而是在除雾！……吸痰器与痰液标本留置装置，如何能够直接密闭链接？连续几天，他一直在暗自琢磨。注射器、输液器、留置针、医用胶带、一次性医用导管等等常用器材，逐一研究，但无一可用。最终，他惊喜地发现了医用玻璃接头和负压吸引软管。

对吸痰器和标本留置装置进行简单改装，然后用玻璃接头和负压吸引软管进行密闭链接。经过反复试验，改进，效果奇好！同事和科室领导倍加赞赏，认为这项技术完全可以申请实用新型技术专利。张明轩淡淡一笑，随即将成果在微信群里公开，并附加说明。而后，这项技术从第七医院发出，迅速飞遍了武汉市全部的重症治疗室。只是，大家都不知道它的“发明人”是谁。密码公开了，“专利”失效了，但整个前线重症医疗的质量明显提高了……

一个个喜讯，在内部传播着。他处理病人纸尿裤的大便也从容多了。谁不生病呢？谁家没有老人呢？谁不会变成老人呢？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啊。心理上也放开了，给病人换纸尿裤，手脚也格外麻利起来，像侍候着自己的孩子。而这时，病人的眼中便会闪动泪光。这些像电流，会在他的心底“噼噼啪啪”地感应。也许，这就是情感的联通，这就是灵魂的默契。他明白，这个岗位，就是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一切。而这个岗位，也最能体现人类文明最细微、最完善、最最终的爱。这是人类生命最后的温暖、最完美的句号，而每个人谁不想有一个最美好的句号呢？善始善终，养老送终，终老天年，寿终正寝，这正是人类最终极的理想啊。

未来的人类，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重病护理啊。这个工作太重要了、太重要了，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危重病的死亡率，更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。不仅危重病人需要护理，健康人群也需要护理啊。神圣的护理，全面的护理，真正的护理，可以为所有的生命和幸福续航！……

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科护士张明轩，就这样在战役最前线的武汉市第七医院的重症病房里，足足工作了48天，直到送走最后一位患者。清点战果，张明轩共护理患者82位，零死亡！

天上掉下个护士长

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援鄂小分队中，张明轩年龄最小。赴鄂之初，大家相约：共同照顾这位小弟弟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仅仅一天之后，这种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居然颠倒过来，大家反而成了他的照顾对象。抵达武汉第一天，经过长途跋涉和紧张培训，大家都已疲惫不堪。可是，刚刚就寝，却突然接到去火车站领取医疗物资的通知。张明轩翻身起床，冲到楼下。队长爱惜地说，你明天一早上岗，就别去搬运物资了。“放心吧，我能行！”连日来，张明轩似乎不知疲倦，不仅病房里的工作井井有条，时有创新，而且业余时间还主动担任医疗队的后勤保障员。和所有年轻人一样，张明轩也喜欢电子产品和网络，能够熟练使用多款软件和系统。拍视频、拍照片、视频剪辑、制作音乐相册等等，样样在行。这一切，队长张征都看在眼里。这个小伙子，比自己的儿子大不了几岁，过去总感觉他青涩、不成熟，全面了解后，却不是这样。尤其到武汉后，一天天在变化。于是，记者的汇报、总结等等，也开始委托他了。有记者采访，也让他充当新闻发言人。他还写了许多新闻稿件呢，其中有20余篇在中央广播电视台、湖北卫视、河北卫视等媒体播出。2月上旬，湖北省副省长前来慰问。医疗队领导和同事推荐他代表一线护理人员介绍情况。第一次出席高规格场合，他虽然很紧张，任务却完成得挺圆满。2月底，河北省委书记与援鄂医疗队视频连线。这一次，他再次出场，显得沉稳了许多，谈起工作有条不紊，说到生活亦庄亦谐。……2020年3月5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张明轩“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”称号。3月10日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党委宣布任命：张明轩同志拟任院前急救中心护士长。时代风雨中，战火硝烟里，穿着纸尿裤的张明轩，长大了！

